

怀念我的妈妈蒋天流

67届高中 蒋青

—刊于上海电影家协会《影协之窗》杂志2022下半年刊（第31期）

2022年是我母亲蒋天流诞辰101周年，也是她逝世10周年。

和同辈的不少电影演员一样，我母亲也是从话剧演员转行入电影界的。她是江苏太仓人，因任小学校长且思想开明，鼓励个性发展的外公的鼓励培养，自幼有了一些文学、书画和京剧昆曲方面的修养，喜爱表演。抗战中全家逃难到上海，靠外公做些许文字工作换得的微薄薪资渐已无力支持她在大同大学的学业。且因外婆外公先后死于日寇的暴行，国仇家恨，她开始参加演出一些抗日的活报剧、话剧。

话剧

1940年，21岁的母亲以第一名考入上海剧艺社。她说从此自己一直追随着夏衍，于伶等（其实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引导下的进步文艺路线。她先后成功主演或参演过《云彩霞》，《大地》，《女人》，《钗头凤》等几十部话剧，影响很大，深受观众欢迎。1943-45年，因不满上海沦陷后日寇和汉奸流氓的迫害盘剥，无法演好的戏，她逃出封锁历尽艰险来到当时抗战的陪都重庆，加入中国艺术剧团演出了多部话剧。四川籍的蓝为洁阿姨曾在报刊撰文说她也很受四川观众的喜爱，夏衍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赞扬蓝马、黄宗江和我妈妈当时在他写的《戏剧春秋》里的“演技非常精彩”。这期间为提高自己的修养，她还考入著名的金陵女大深造，抗战胜利才随校回到上海。最后她因女大“学生不能演戏”的规定，忍痛放弃了文凭而重返心爱的舞台。

从上海剧艺社起，主要启蒙了我妈妈深入演剧之道的是朱端钧导演，他非常善于根据演员的特点，自然地启发调动其思想感情来表演。直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节目中他们又一次合作，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务长的他特邀了魏鹤龄伯伯和我妈妈主演他导的话剧《关汉卿》。特别狱中重逢一场要边唱曲牌边舞蹈，我妈原有的一些戏曲基础起到了作用。在这前后，她在上影演员剧团还演过话剧《雷雨》的鲁妈，《家》的瑞珏，《幸福》的女青工，《镀金》的爱虚荣太太等等。

电影

1947年母亲进入电影界。她成功主演了张爱玲原创的影片《太太万岁》，相当轰动，普遍认为她演活了上海市民少妇。沪上新闻界名人唐大郎观后也以两句诗“我亦三呼万岁后，何人不说蒋天流”道出了当时的盛况。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庆时，此片名列香港金象奖评出的百部经典中。1951年她跟阿丹叔叔一起主演了《我们夫妇之间》，该片原意是呼应当时要进城干部警惕思想蜕变这一形势。她在片中一改戏路，粗犷泼辣，当时文化界的领导也赞扬她是第一个创造了工农干部的形象。但广受赞誉的该片不久又被批丑化了革命干部而遭下架。这两部可以说是我妈妈最重要的影片了，不过50年代起就未上映过故少有人知，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解禁。她曾说，如果观众能早看到的话会更喜欢我的。

50年代初起我妈妈加入了昆仑影片公司，以后就一直是上影厂的演员。她还主演和参演了《小白旗的风波》，《前方来信》，《武训传》，《为孩子们祝福》，《枯木逢春》，《激流》，《送瘟神》等影片。评论认为不少配角她也演得很有特点颇为出彩，如《人民的巨掌》中的女特务，《无穷的潜力》中的劳模家属，《护士日记》里的落后护士，《大李小李和老李》里的业余运动员，《北国江南》中的后进

农妇等等。几度筹备惜未拍成的大片《鲁迅传》已定她为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扮演者。《送瘟神》中她还是副导演，话剧《镀金》里她也是导演团成员。

热爱表演艺术

总之我母亲一辈子执着地热爱着表演艺术。她说因为自己悟出一个“哲理”：演戏就能在其中体验到各色人物的生活，就象都能活过了他们的人生，而不只是我蒋天流一人的。所以表演就是要觉得我就是这个人，要揣摩以她的地位环境，心理活动过程来行事，不是要去显示自己的形象好看之类。记得我小时候晚上醒来时，妈妈常在对着窗或墙一遍遍地轻声练台词。印象最深的就是话剧《家》里瑞珏在洞房之夜那段怯生生的独白“哭了多少天，可怜的妈，把你的女儿送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让当时才八九岁的我已经听得想哭。她之喜爱和精心培育孩子也是在上影尽人皆知的，但即便如此，有时说起“气话”来她还是会觉得，生养和教育孩子化了很多精力很麻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演艺工作；如果没有这回事，还可以集中多少时间心血放在钻研演戏上啊。总之表演艺术才是她人生第一位的东西。

专家和观众多认为她的表演放松自然，灵动细腻，可塑性大。夏衍先生也曾提到上影“有两个女演员戏路最宽，一个是蒋天流，一个是孙景璐。”蓝为洁阿姨还撰文说“蒋天流的艺德很好，不论戏多戏少，她都认真投入，所以导演都喜欢与她合作。”我妈妈觉得她遇到过的好导演有朱端钧，桑弧，郑君里，孙瑜等；她赞赏的同事演员有赵丹，上官云珠，吴茵，上海人艺的江俊等多位，尤其提到与张伐、石挥演对手戏非常舒服，配合默契。

她对影剧艺术也有着一些自己的见解。比如觉得中国的电影里正面人物似容易趋向同一个样式的，这需要注意。她自己的每个戏也力求有所突破，避免千人一面。再者是认为不少中国电影里“讲”得过多了一些，习惯于把要表达的意思都直白地甚至教条地讲出来，生怕不讲观众就看不出那个意思似的。这就挺没味道，实际生活中也往往不是这样的。早在40年代就有剧评说：“蒋天流演戏之最大特点，便是她能充分的领会‘无言便是戏’的这句金玉良言。”她认为其实许多地方只要情、理到了，氛围、表演又处理得好的话，即使不讲话也能更有感染力。此外，专家和观众都看到我妈妈也颇能演喜剧，不过她觉得好的喜剧效果是合乎情理发自内心，水到渠成的，演员本人不见得笑而观众能会心地笑。如果平白无故却费好大劲（甚至流于粗俗地）非要把观众搞笑，像上海人所谓的“硬滑稽”，就可能让人反感了。

退休

1976年，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母亲并不情愿地过早退休，离开了她眷恋不舍的银幕和舞台。她颇感失落，觉得自己的热情、抱负还远没有舒展、发挥够。退休后，应各地电视台之邀，我母亲还是作为老演员参演了多部电视剧如《杨乃武与小白菜》，《喜上眉梢》，《豆腐西施》，《杏林春雨》等，屡获好评。《喜上眉梢》里她演一位老妈妈在清点小辈婚礼上贺客送的礼金，数到某一家的觉得少了，就用了自己设计的一个动作---起手狠命地捻钞票，看看是不是几张新钞票粘在一起了，嘴里还嘟囔着：“这种人家，这么一点点怎么拿得出手的！”此剧播放后，一次我陪妈妈出门，在弄堂里遇到作家程乃珊陪她住同弄的母亲在散步，谈到该剧中的这个情节，程乃珊说看得她笑坏了。

退休后的我妈仍密切关注着祖国的电影事业。如看到刚崛起的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后，她曾兴奋地跟我说：“我觉得中国电影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也很注意成长中的后辈演员，她比较欣赏的是斯琴高娃，焦晃，姜文，姜武，姜黎黎，郑振瑶，奚美娟，潘虹，王玉梅等。还应邀去民办业余艺校教表演课培育下一代。

我妈妈退休后也“重续幼功”，再业余致力于书画和京剧几十年，象对影剧专业一样地认真苦练。她是想从那里找一些补偿，在业外领域继续焕发艺术青春。京剧她先学梅派再程派。其实早在50年代上影厂成立大会上她就和石挥合作过《金玉奴》，和其他影剧同好程之、舒适、韩非、李丽华等曾二次演出《法门寺》，先饰宋巧娇后扮刘媒婆。她同李浣青阿姨随名家李天马攻书法，国画上她师从岭南派名家黄幻吾和“竹王”西泠申石伽，和柏李阿姨等一起研讨。作品不俗，多次参展还被不少友人收藏。

生活-归宿

母亲的个性耿直，以艺术和修养自重，不会逢迎钻营，也从无所谓的绯闻。生活上比较简朴节俭。她对我们下一也是严格要求，培养我们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正派的作风，激励我们要有知识，有追求有作为。我和弟弟长年来下乡插队，参军提干留部队，上大学住校及出国留学定居，以致跟她往往聚少离多。但只要我们成长发展需要，她都默默地承受不多说什么。

妈妈年轻时身体硬朗，几乎从不生病。晚年期间的几次拍戏她还是那样投入以致有时忽略了自身的健康和安安全全。退休后首次参拍电影《见面礼》就在现场意外被撞摔折了手臂，只能作罢，她也没太在意。75岁拍电视剧《官场现形记》时又患上胃癌，手术化疗后居然康复。在摔断股骨头换了人工关节后，她还和日益沉重的脑梗、老年痴呆症抗争了十多年，一次次挺过了险关，卧床在医院靠鼻饲还顽强坚持了两年。2012年12月19日病逝于瑞金医院，享年91。当时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黄一庆先生在唁电中曾说：“天流老师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进步所做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

面对上海墓地的天价，我和弟弟无力承受。我们把妈妈安置在她故乡太仓的双凤寺墓园，我为她设计了墓碑，刻上了她毕生热爱影剧表演的心声：“我爱演戏，戏中我活出了许多不同的人生”，选了她在电影、话剧中塑造的不同时代、年龄和身份的都市女、古仕女、老妇、青工、干部、农民、军人共八个人物的代表形象镶嵌在墓盖，永远伴随和告慰着她！